

Globethics Repository



《雅歌》對沈從文創作的影響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Li, Panpan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9-07 02:24:33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381

《雅歌》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

厉盼盼

内容提要:《雅歌》是圣经诗歌中独放异彩的奇葩,它的内容与形式均对沈从文的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沈从文以《雅歌》为取法对象,以湘西苗族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为题材,书写了一首首牧歌式的动人篇章,本文即运用影响研究与文本细读方法对其进行论述:一、沈从文作品对《雅歌》的语言移植与形式渗透。《雅歌》有着原始艺术的纯真和不加雕琢的天然情调,不仅丰富了沈从文的语言世界,而且对其作品的叙事与抒情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二、沈从文与《雅歌》的精神遇合。《雅歌》所咏唱的本真唯美的爱情以及人与自然相契合的生命形式,均为沈从文表现爱欲主题、表达人性与神性交融的牧歌性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学资源,在《雅歌》中沈从文找回了理想化的爱情并得以梦回湘西。

关键词:《雅歌》;沈从文;语言移植;形式渗透;精神遇合

The Influence of Song of Solomon on Shen Congwen's Writings

Li Panpan

Abstract: Song of Solomon is a splendid flower of biblical poetry, its content and form have a great impact on Shen Congwen's writings. He just takes Song of Solomon as a pattern, takes young people's love story of Miao nationality as the theme and then composes one after another lively pastoral works. This paper just from the influence study and close reading aspects to discuss it. First, the language transplantation and form infiltration from Song of Solomon in Shen Congwen's writings. Its naive primitive art and natural sentiment not only enrich his language also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his narration and lyric in literature. Second, Shen Congwen coincides with Song of Solomon in spirit. The true aesthetic love and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expressed by Song of Solomon provide a necessary literature resource for Shen Congwen in love theme, pastoral nature with humanity and divinity. From it, he finds the ideal love and Western Hunan in dream.

Key Words: Song of Solomon; Shen Congwen; language transplantation; form infiltration; spiritual coincidence

《雅歌》在圣经中是独特的一卷,它脱离了宗教神秘主义的束缚,以歌颂爱情为主要内容,抒发了最为纯真的人类情感,通常被

称为“歌中之歌”，它的语言及文体给沈从文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目前的资料和线索来看，围绕“沈从文与圣经文化”关系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有：王本朝的《沈从文与基督教文化》，文章认为沈从文小说从伦理道德层面讽刺了教会和牧师的虚伪，同时表现出文学与宗教在情感和审美上的相似性，并指出圣经在语言文体上给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以诸多启示。王学富的《沈从文与基督教文化》，从爱欲主题、教会经历与社会批判、宗教情绪与文艺观三个方面论证了沈从文所受到的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吴允淑的《“文体作家”：沈从文与〈雅歌〉》，从审美效果及独特的现代性追求方式方面论述了沈从文作品与雅歌的关系。然而，三者虽然运用到了影响研究的方法，却缺少文本细读与分析，尤其是对《雅歌》与沈从文作品的对照分析，本文即从沈从文对《雅歌》的语言移植与形式渗透方面以及沈从文与《雅歌》的精神遇合角度进行论述，以填补这方面的研究欠缺。

《雅歌》是对女性的一首赞歌，新娘书拉密的胴体之美、爱情之甜被新郎用诗化的语言和个性化的主题意象表现出来，这些自然物象既表达了新娘的胴体之美，又进一步传达出掩映着的男女身体融和的快乐。比喻与象征是《雅歌》运用最广泛的修辞手段，其中的比喻涉及到21种植物，如玫瑰花、百合花、苹果树、葡萄、香草等。15种动物，如小鹿、小羊、鸽子、狐狸、斑鸠、蜜蜂等。一连串比喻将新娘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所用的喻体汇集了古代西亚地区优美物象的精华，它们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象征性的，其意义不仅在于本体与喻体视觉形象间的密切关系，也在于两者价值意义上的联系，难怪美国学者莱肯称这类诗为“象征法赞美诗”。^①

沈从文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很好地借鉴了《雅歌》绮丽的语言

① 勒兰德·莱肯：《圣经文学》，徐钟等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第263页。

和奇特的比喻象征手法。如《龙朱》中的英雄龙朱“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①《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豹子威武雄壮,讲信义,重承诺,他的心“如太阳光明不欺”,他的热“如太阳把我融化”,在龙朱和豹子身上很容易找到《雅歌》中新娘“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6:10)的风采。同样,《雅歌》中将耶路撒冷的众女子烘托书拉密女的美丽与圣洁,《媚金·豹子·与那羊》中把无数美丽风流的白脸美女归为下品中的下品来烘托媚金的美貌。媚金的身体“丰腴滑腻如油如脂”,散发着“甜香气味”,而书拉密的身体则“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散发着“膏油馨香”;她那“比黑夜还黑”的头发只有书拉密女“紫黑色的长发”才可相比拟;媚金“全身发育成圆形”^②也与书拉密女“大腿圆润如玉”、“肚脐如圆杯”的圆润之美如出一辙。

花卉赏心悦目,常常用来比拟女性给人带来的美感,在《雅歌》中,百合花被多次形容新娘书拉密女的美丽与圣洁。新郎称赞新娘为“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2:2),“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7:2)。新娘说:“我是沙仑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2:1)“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2:16)以花喻美人,这是中外都有的传统,在中国文学早期,沿袭的便是香草美人这一传统,沈从文保留了这一优秀文学传统的同时又吸收了《雅歌》中这一意象的独特表达,形成了自己的百合花意象并为其注入了新的文学意义和内涵。他形容美丽的女子为“百合花极静。在意象中尤静。山谷中应当有白中微带浅蓝色的百合花,弱颈长蒂,无语如语,香清而淡,躯干秀

① 沈从文:《龙朱》,载《沈从文全集》第5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第324页。

② 沈从文:《媚金·豹子·与那羊》,载《沈从文全集》第5卷,第354-357页。

拔”，①“‘我的妹子，你身如百合花，在你身上我可以嗅出百合花的香气……’我轻轻唱着一首所罗门的歌，颂我对神的虔诚”。②客人眼中的女主人低头的温柔是“一朵百合花的低垂”，“她是一片光辉，一把花，一片云”，“百合花颈弱而秀，你的颈肩和它十分相似。长颈托着那个美丽头颅微向后仰。灯光照到那个白白的额部时，正如一朵百合花欲开未开。我手指发抖，不敢攀折，为的是我从这个花中见到了神”，“微笑时你是开放的百合花，有生命在活跃流动”，“你长眉微蹙，无所自主时，在轻颦薄媚中所增加的鲜艳，恰如浅碧色百合花上一个小小黄蕊，一片小墨斑”。③在这里，百合花不仅象征了女子的圣洁与美好，俨然成了“美”的抽象化身了。

《雅歌》善用动物来比拟男女主人公，“羊”的意象尤为常用。新郎形容新娘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4:1），“牙齿如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掉子的”（6:6）。新娘呼唤着新郎：“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1:7）新郎回应新娘：“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1:8）在诗中“羊”洁白且温柔，不仅是恋人之间的代称，更是圣洁爱情的象征。沈从文便极喜爱“羊”这个意象，在《绿的梦》中女主人就认为“羊实在可爱，柔驯而乖觉，给人印象是稚弱，然而却又富有生命。沉默，然而什么都懂”，当男客人把那册摄影杂志拿在手上翻出一对小小白色山羊的照片时，她不禁心旌摇曳，“这一对小羊，才真有诗意！所以圣经上用羊来形容人身体最美部分。……东方诗人用羊比女子，西方诗人也用羊比女子，为的是世界上女人的好处，美德或美貌，风度都同羊差不多！”“男客人望望却转望着另外一对立在利巴嫩平冈上的小白羊，轻

① 沈从文：《生命》，载《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44页。

② 沈从文：《篁君日记》，载《沈从文全集》第2卷，第307页。

③ 沈从文：《看虹录》，载《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332, 338, 339页。

轻的说‘的确,真是诗’,‘多美丽!’”且在形容女主人的乳房时说:“两只白羊,在草地上放牧——是诗,诗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不只像诗。”“唉,上帝,那么柔和,那么乖,这一对羊!”^①《阙名故事》中的阿巧“一副长长的腿子走路像跳跃,正合了雅歌所说的羚羊腿子”。^②此外,沈从文的一首三节诗《我喜欢你》:“你的聪明像一只鹿/你的别的许多德性又像一匹羊/我愿意来同羊温存/又担心鹿因此受了虚惊/故在你面前只得学成如此沉默/(几乎近于抑郁了的沉默)/你怎么能知?”^③文中均用小羊来比喻女子的温柔乖巧,其动人可爱之态跃然纸上。沈从文认为穆时英的“文字排比从《圣经》取法,轻柔而富于弹性,在一枝一节上,是懂得艺术中所谓技巧的”,^④这段评论用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也是十分恰当的。

此外,“鹿”作为一种驯良可爱的小动物,也常是《雅歌》比喻的对象。书拉密女把恋人比作“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2:9),她急切地呼唤着期待中的恋人:“我的良人哪,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2:17)“我的良人哪,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8:14)新郎形容新娘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4:5),并深情地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2:7)。受其影响,沈从文爱将女子比喻为一只只伶俐可爱的小鹿,他形容怀春的少女阿黑“把笛子一吹,就像一匹小花鹿跑

① 该文字出自沈从文以李蕤周之笔名于1940年发表在香港《大风》半月刊上的具有文体试验性质的文章《绿的梦》,《绿的梦》即香港本《摘星录》。至于《大风》所刊《摘星录》一篇,现有沈从文的各种作品集均失收,应是沈从文的一篇重要佚文。原文由裴春芳先生发现并在《虹影星光或可证》一文中考证后刊发在2009年第2期的《十月》之“沈从文小说投遗”上。

② 沈从文:《阙名故事》,载《沈从文全集》第5卷,第371页。

③ 沈从文:《我喜欢你》,载《沈从文全集》第1卷,第166页。

④ 沈从文:《论穆时英》,载《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234页。

到猎人这边来了”，“把笛子一吹，一匹鹿就跑来了。笛子还是继续吹，鹿就呆在小子身边睡下，听笛子声音醉人。来的这匹鹿是有一双小小的脚，一个长长的腰，一张黑黑的脸同个红红的嘴”。^①可爱的翠翠则“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②而《扇陀》和《爱欲》中与隐士感孕的母鹿也都是暗指女性。沈从文甚至也把女人的乳房比喻为小鹿：“那长长的发，披散到肩后，像用黑夜所搓成，那肩，是软玉。那乳，照所罗门歌说法是一对小白鹿。”^③而在《看虹录》中，小说运用猎人猎鹿来暗示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女主人在鹿的身上反观着自身的美，鹿的温柔和美丽成为女主人纯净秀美的隐喻。这里“鹿与女人远不是作为欲望对象被凝视，典雅精致的语言使她们庄重，超常规的细部呈现使她们成为‘美的化身’、一种物化了的‘形式’、生命极美的造型”。^④女主人的脱俗之美甚至令男客人沉浸于“我是用手捉住了一只活生生的鹿，还是用生命中最纤细的神经捉住了一个美的印象”^⑤的幻觉里而不能自拔。

沈从文善于引用《雅歌》中的句子来表达男女主人公的深情爱意。在《看虹录》中他写道：“‘我的妹子，我的鸽子，你肚脐如圆杯，永不缺少调和的酒’。我第一次沾唇，并不担心醉倒。葡萄园的果子成熟时，饱满而壮实，正象征生命待赠与，待扩张。不采摘它会慢慢枯萎。”^⑥散文《月下》则开篇就说“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并点明“我念诵着雅歌来希望你，我的

① 沈从文：《阿黑小史》，载《沈从文全集》第7卷，第253页。

② 沈从文：《边城》，载《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64页。

③ 沈从文：《篁君日记》，载《沈从文全集》第2卷，第307页。

④ 贺桂梅：《〈看虹录〉的追求和命运》，载《对话与漫游》，钱理群主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第139页。

⑤ 沈从文：《看虹录》，载《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336页。

⑥ 同上，第338页。

好人”。^①这实际上引用的就是《雅歌》第8章,唯一变动的是把“良人”改成了“好人”。又如在《第二个狒狒》中,第一次引用的是《雅歌》第1章:“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为日头把我晒黑了,就看轻我!”第二次引用的是《雅歌》第7章:“女王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你的颈项如象牙台;你的眼目像希实本巴特拉并门旁的水池;你的鼻子仿佛像大马色的黎巴嫩塔。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迦密山;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②“文章通过比喻象征手法将女性美及男女的肉体吸引当作浪漫关系的重要方面加以表现,既避免了对爱情进行抽象干瘪描写的嫌疑,又回避了流于色情描写的倾向”,^③文中自然物象随手拈来,不加丝毫的雕琢修饰,语言亦真挚热烈,华美率真,客观化了的 subjective 情感被赋予了一种神圣的意味,同《雅歌》一样呈现出野性的和生态的美,显然是民歌与雅歌式抒情诗歌的融合,既有乡土气息,又有异国情调。难怪梁实秋说他的“文笔略带欧化语气,大约是受了阅读翻译文学作品的影响”,^④苏雪林亦认为“故事是浪漫的,而描写则是幻想的。特别对话欧化气味很重,完全不像脑筋简单的苗人所能说出”,^⑤其批评可谓中肯至极。而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所谓的“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以及某些‘作家’自鸣得意的新式《金瓶梅》,尽管他们有着怎样的借口,说屈原的离骚咏美人香草,所罗门的雅歌也作女体的颂扬,但他们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⑥郭沫若把沈

① 沈从文:《月下》,载《沈从文全集》第1卷,第111页。

② 沈从文:《第二个狒狒》,载《沈从文全集》第1卷,第373—375页。

③ 梁工等:《诗歌书·智慧文学解读》,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第169页。

④ 梁实秋:《忆沈从文》,载《沈从文评说八十年》,王路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第27页。

⑤ 苏雪林:《苏雪林文集》第3卷,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第295页。

⑥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载《沈从文评说八十年》,第265页。

从文的作品视为“桃色文学”，并且认为其“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怕是有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之嫌，但他能把沈从文的爱欲描写与《雅歌》对女体的颂扬联系在一起，也是难能可贵的。

沈从文很多作品的情节和叙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与《雅歌》暗合。《雅歌》描写牧羊郎和美丽的书拉密女之间的爱情唱答和相互寻找，痴情的女郎在梦中到处寻找心中的“良人”，“头发沾着夜露”在街市、在花园、在旷野中找寻，向巡夜的看守，向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询问，形成了追寻与追求的叙事模式。《月下》便是借用这一叙述模式写成的抒情性散文诗，文中的“我”也在月夜四处寻找自己幻想中的“好人”，沿着山涧去寻找，向夜游的萤火虫询问，最后找到了“有月色流注到的地方”。

小说《媚金·豹子·与那羊》如《雅歌》一样也以主人公的爱情唱答开篇，豹子寻找小羊是为了换取媚金的贞血，在豹子看来，洁白的小羊象征着圣洁的爱情，小羊的温柔和他的新妇一样。小羊在豹子找到时已受伤，媚金在豹子赶到时已经将刀插进自己的胸口，媚金的命运与羊的命运处处相契，形成对应。而《雅歌》中也频繁使用“羊”的意象来形容书拉密女，羊与书拉密女取得象征性的等同。在此基础上，豹子“寻羊”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牧羊女寻找“良人”的转换与隐喻。

总之，沈从文作品中的许多意象与故事，或直接来源于《雅歌》，或是对其进行加工与引申，充满了浓厚的宗教奇幻色彩。其语言亦有真意，去伪饰，具个性，追求纯和真的美文效果，从而使作品涵盖了更为深广的意义，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同样，《雅歌》有着原始艺术的纯真和不加雕琢的天然情调，诗中所咏唱的爱情是唯美的，是由本真的吸引而产生的爱恋，这种顽强、热烈，甚至赤裸的生命力和情欲正是一种返璞归真的心理状态和本真的展现，而对自我和异性身体的大胆书写则极力表达了对生命的张扬与热爱，这些均为沈从文表现爱欲主题，表达

人性与神性的牧歌性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学资源,它不仅丰富了沈从文的语言世界,而且对其文学的叙事与抒情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沈从文曾回忆他初到北京时,还不熟悉标点符号的使用,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才偶然得到一本破旧的圣经,他说:“我并不迷信宗教,却欢喜那个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从这两作品反复阅读中,我得到极多有益的启发,初步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①当然,这种“启发”不可能仅仅限于写作上的技巧,还应包括作品背后的思想和意义,因为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是不可分的。周作人称“圣书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可以分作精神和形式的两面”,^②他认为《雅歌》中对爱情的描写“真是极好的句”,“是真挚的男女关系的极致”,^③并感慨“在禁欲思想的希伯来文学中,也有这样热烈的恋爱诗,仿佛很是奇异;但因此也可以得到一个教训,知道人性里灵肉二元原是并存,并不是可以偏废的了”。^④他甚至认为“希伯来古文学里的那些优美的牧歌(Eidyllid=Idylls)及恋爱诗等,在中国本很少见,当然可以希望他帮助中国的新兴文学,衍出一种新体”。^⑤沈从文便以文学创作实践作为对周作人的响应,通过借鉴《雅歌》,为中国现代文学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牧歌体”。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山洞”是反复出现的展示爱欲与死亡的重要载体,它与《雅歌》中的“园”一样以具体的自然物象来寓指女性的胴体及男女欢爱的场所,二者皆如伊甸园一样充满了激情与野性,蕴涵了作家在两种文化较量后的心理依归,承载着作家一

① 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载《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372页。

② 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载《圣书与中国文学》,小说月报社编,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初版,第10页。

③ 周作人:《旧约与恋爱诗》,载《谈龙集》,上海:开明书店,1927,第248页。

④ 周作人:《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载《周作人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第137页。

⑤ 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载《圣书与中国文学》,第14页。

个古老而又遥远、温馨而又苍凉的梦。《月下小景》里男女主人公欢爱的青石古碉堡是“无数野花铺到所坐的大青石板上……山坡上开遍了各样草花,各处是小小蝴蝶,似乎向每一朵花皆悄悄嘱咐了一句话”,^①青石古碉堡与所罗门和书拉密女约会的地点一样充满了诗意。《媚金·豹子·与那羊》故事发生的地点“宝石洞”也与《雅歌》中所罗门与书拉密女约会的地点非常相似。宝石洞中有“石的床,铺满了干麦秆草,又有大草把做成的枕头,干爽的穹顶形洞顶仿佛是帐子”,^②而所罗门王与书拉密女幽会之处则“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椽子”(1:16-17),二者皆如同《旧约》中的伊甸园,充满了自然的情趣和野趣。然而,就在沈从文精心构筑的“伊甸园”里,热恋着的情人却往往以死亡而告终。惟佑与少女为了追求永恒的爱情,只愿“与自然的神意合一”,双双殉情于山洞。媚金因误解了豹子的一腔真情,把刀插进了自己的胸膛。为了追求唯美的爱情,他们用生命演绎了一首又一首爱情悲歌。

在沈从文看来,小说中“年轻男女所做的事,常常与自然的神意合一”,对此,他有一种宗教般庄严神圣的情绪。他说:“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③当以一种近似宗教的艺术观去描写那个爱 and 美的“圣境”时,他感觉美在生命中,“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④而一旦近乎神圣的生命渴求遇到残酷的现实,这些青年男女只有自杀殉

① 沈从文:《月下小景》,载《沈从文全集》第9卷,第227页。

② 沈从文:《媚金·豹子·与那羊》,载《沈从文全集》第5卷,第356页。

③ 沈从文:《萧乾小说集题记》,载《沈从文文集》第16卷,第325页。

④ 沈从文:《美与爱》,载《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227页。

情,因为“真的生命意义却结束在死亡里,战胜命运只有死亡,克服一切惟死亡可以办到。最公平的世界不在地面,却在空中与地底”^①,即“爱与死为临”。因此,他对山洞死亡约会的反复叙写是别有用意的。根据原始意象,山洞一般为圆形,“圆”是子宫乃至女性的象征,“圆”也蕴含着狭隘、封闭、禁锢、保守等特定内容。山洞在本质上显示为女性在封闭禁锢的文化形态中,一方面渴望人身情感的自由,另一方面却无法冲破传统文化、社会等制约的情感诉求。这些美丽热情的女子之所以选择回归山洞以捍卫她们爱情,是因为原始的山洞,代表的是无拘无束的自然和原生态的生活,主人公回到自然母亲的怀抱中,以死战胜了爱情的一切阻碍,是自然与神意合一的爱情,是一种乐园的重构,且山洞之圆形特征,亦象征永恒之意义。这意味着沈从文赋予他的女主角们以死亡作为取得再生的契机,从而和《雅歌》中“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8:6)的主题精神取得了内在的统一,因而使他的小说具有了神话原型的象征意蕴,浸润了浓厚的宗教哲学色彩。

在《雅歌》中,新娘为自己的良人守护着园,充满了期待和幸福,新郎进入园中,充满着激情与愉悦,处处张扬着对异性的渴求与两性的完美结合,体现了最原始的诗意与和谐,这正是沈从文记忆与理想中的湘西与爱情。沈从文善于描写男女之间炽烈的爱情和与大自然相依相溶的野性交欢,表现的正是他的爱欲合一的理想情趣。他大胆吸收了《雅歌》中“园”的寓意手法的同时又为其注入了悲剧内涵。他预先描绘了一个湘西乐园,之后又记录了乐园的毁灭及糜烂,通过现代化进程中人性美的消失,以此呼唤那个古朴的湘西时代的到来,它所表达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曾经生存状态,更重要的是昭示人类本来应该有的生命活力。他曾感慨“灵魂同肉体一样,都必然会在时间下失去光泽与弹性,唯

① 沈从文:《月下小景》,载《沈从文全集》第9卷,第230页。

一不老长青,实有‘记忆’。有些人生活中无春天也无记忆,便只好记下个人的梦。雅歌或楚辞,不过是一种痛苦的梦的形式而已。一切美好诗歌当然都是梦的一种形式而已”。^①由此可见,沈从文内心深处有着浓厚的桃花源情结和感伤情愫,他写作的同时也是在追忆和寻梦,即:立意在神已解体的时代还原出一个湘西乐园图景,重新构建出一个诗意古朴的乡土世界。当然,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这种所谓的记忆与梦想只是虚幻的凝眸罢了。因而,一方面,湘西古朴的自然风物美和健康和谐的人性美构成了沈从文乡土小说优美的牧歌情调。另一方面,在小说美丽的外表下却潜沉着作家深深的哀愁。徐霞村评论沈从文的作品时就说:“在他的散文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受过《圣经》的影响,除了他的对话的流利和叙述的细腻外,还有抒情的深刻一个特点。它们使我们知道,在著者的天真的面孔后还藏着深刻的悲哀。”^②沈从文说他要建造一座用来供奉“人性”的希腊神庙,“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③然而这种“人生形式”多不被人所理解,于是不无叹息道:“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④可见,沈从文的这种近乎返璞归真的审美理想,以及在灵魂深处对不受任何文明规范束缚的原始神性的向往,在物欲膨胀和“文明病”日趋加剧的今天,显然带有理想化和天真的成分,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联系沈从文独特的文化意识来看,当社会不能满足他对自身生命理想的追求及情感对美的渴求时,自然而然要返照过去。相

① 沈从文:《摘星录》,载《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369页。

② 徐霞村:《沈从文的〈鸭子〉》,载《沈从文评说八十年》,第166页。

③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载《沈从文全集》第9卷,第5页。

④ 同上,第4页。

形之下,湘西淳美的风土人情以及人与自然相契合的生命形式,均使他深为眷恋。然而,湘西下层人民悲惨而盲目的生存方式和对命运的无从把握,以及在社会急剧变动中,朴素民风的消失,道德价值的缺失,无不让沈从文感到哀愁。只有在对过去的情感认同中,他的精神才得以归依与寄托,是“《雅歌》恢复了一个失落的爱情故事”,^①使他理想中的湘西得以重生。他大胆仿写《雅歌》中的身体和爱欲的描写,其目的是追梦湘西原始古朴的生命状态,获得心灵短暂的慰藉与温暖;追忆《雅歌》里完美的恋爱,衬托现代文明中日渐深化的人性扭曲与情感异化;通过乐园的劫后重建,遮蔽现实中的困惑和与都市文明格格不入之感,求得一种精神上的解脱。从而使他的乡土小说充满了宗教式的终极关怀和浓厚的现实意义,不仅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沈从文素有“文体作家”之称,他在吸收了民族特色文化传统的同时又借鉴了以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精髓,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牧歌小说体式。“从雅歌中得到富有宗教性的牧歌情致,这是他独特的现代性追求的一种方式”。^②他以《雅歌》为取法对象,以湘西苗族男女的恋爱故事为题材,用一枝笔书写了一首又一首“牧歌式”的动人篇章。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不仅是一位民族性的乡土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世界性的作家。

作者厉盼盼,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近期发表论文《灵魂的放逐与悲歌——扫罗与鲁迅笔下的启蒙知识分子生存境遇之比较》。

① Marvin A. Pope, *Song of Songs*, New York: Doubleday Company, 1997, 209.

② 吴允淑:《“文体作家”:沈从文与〈雅歌〉》,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第1辑,杨乃乔、伍晓明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第218页。